

人們總道，那是神話，是延綿千古的悱惻愛戀。  
傳聞，那是天與地甫經開闢，世間僅存一對佳偶，卻遭天數支離的軼事遺聞。

人曰其為七夕，是一對連理枝於天涯彼端相互泣訴離惻，藉鵲鳥漫揚續延今生塵緣，橫跨河漢、情縈寒星，是亙古不變的哀慟情殤。

兒時他曾聽娘親道盡這故事數回，那時他半臥溫軟腿側，聽著婉約聲嚶訴說關於七夕的詩歌曲兒，伴隨滿天星斗下她眉眼含笑的皙白、他滿是好奇的童稚。

他與娘親賞景品茗，可每到途中娘親總會默默離去、獨留他與參商互滯，直至子時深夜，他都見不得娘親倩影，但他知道緣由為何。

他清楚緣由為何，那是屬於有情人的長夜，母親的心，早已緊緊繫父親身畔。

而他也知曉，每逢那晚，她倆必會攜手遊燈市，看盡一盞盞明幌燈影，享盡鸞鴦纏綿，那晚她喚夫君浩哥哥，像初戀、像彼時荷塘翻滾，聲聲都裹著甜軟。

霽月如練，渺茫霜華照遍街市巷尾，而夜裡漸濃的霧靄靜默候著成對佳偶，聽何處琴樂悠揚、道盡何坊笙歌瀟灑。

他從未忘卻初聽那七夕故事，他多心生嚮往這牛郎織女竟能為情愛違抗天命、負因果劫數，只為能將情字深烙彼此魂魄，他羨此情綿長，然，亦曾為這雙人感到不捨。

若無生不逢時，誰願與良人相離，促成所謂佳話？  
若無遭逢命途乖舛，誰願捨與娉婷廝磨，任憑佁儻獨身？

馬蹄聲聲喀噠，青蓮湛眸隔簾遙望不遠處燈火漸明，一切景物如離前熟悉，他不禁咧笑，隔了這會時日，總算是回到家了。

年歲漸寒，光陰如晦。

即使這次只是順徒到鄰近城鎮採買物什，他仍時時刻刻惦念是否能趕上今朝，他清楚這對姑娘家而言絕非閒等日子，尤其是心坎住了人的那種姑娘們，最是要不得人在七夕遲歸，甚至耽擱半晌都像是不可饒恕的罪過般，萬萬不能出錯。

果不其然，待馬車徐徐入府，他便眼尖察覺到那抹纖細身影朝這奔來，她戴簪縮髮，眉眼飛揚，唇瓣漾開一抹燦然，好似殷殷期盼這刻已有萬頃，如往常在門扉等候多時，就為能一睹他歸來，與他共度這盼望已久的七夕。

正好比他鐘愛她的一笑一顰，他的一切便是她的棲身，她一生至渝的碧水千山，從那時與她互訴情意後，她倆便是如此，從未改變。

「可總算歸來了，哥哥都不知我等多久了。」  
她主動奔上前，不加思索撲騰而上，嬌小臉龐宛如暖春桃綻，沐盡芳華絢麗。

「哎，這不是趕上了嗎？別氣了。」

見她如往常主動，他淺笑彎身，將她攬入懷裡，眸眼泛起柔光，笑意溫暖，語調與平時相比多些輕鬆與玩笑。「再怎麼樣，都不會忘記今日是七夕的，小傻瓜。」

「說好了，每年都一起過七夕，不是嗎？」

尚未等她回應，他仰起頭，與她一同凝視逐漸昏沉的天，用那道盡繁華美好的低沉嗓音說道。

「只和妳過，今生來世，都只與妳過。」

億萬星斗編織而成的璀璨銀河，橫越穹際、錯落輝落，倒映一輪月圓趁著江閣詩畫般的錦繡，全數泛泱於那澄澈湖澤。潺湲湖波與夜裡清風相和，而那湖面讓星子柔暉綴點得好似天仙遺留塵世的絹緞，流光浮盪水石粼粼，皎潔月華渲遍鏡影，裊裊流轉夜空，也流轉於她滿是笑意的翠眸中。

他低笑，將手臂收緊些，讓懷中人兒依偎在他臂彎裡，而他眼眸微斂，將她的美好純粹一點也不漏地攬入眼底，緊緊地，一丁點都不剩。

——但願，人長久，今生來世，千里共嬋娟。

惟此願，望能，延綿亙古。